



近日美國與中國交接情形說

李景度

美國以商務之盛雄視中原未嘗為尺寸之佔一矢之圖豈真愛我中國哉蓋鑑夫歐洲各國之鷹眈虎視日惟以土地為要挾而中國之貧且弱也畏之如虎狼患之如寇域乃出此不取而取之道嗚呼何計之深而慮之遠也商務以鐵路為根基中國承辦之權大半出於俄英德法諸國美國袖手旁觀不欲與之起而爭者其意蓋可知矣即或稍有利益亦不過鐵軌火車類耳至其宗教之在中國則日蹙一日美人凡旅寓於中國者其中三分之二為教士應任公使無不竭力保護使之徧地宣教以成其叵測之謀即彼國所派之教士亦頗與他國不同慈愛接物樂病賑窮中國之法其實惠者無不同聲頌教師之功德焉近日士林中人往來交接頗不以為要而反引之使親遠論其他哉然而事非無因也美國勢力大半分政治商業宗教教育四門而於中國則教育為尤盛各國所設學塾林立於十八行省其教授文明學術者祇有美國所設之學校北京金陵二大學山東上海福州專門學堂所延教習皆美國教士北京大學長為馬耳丁氏所謂華名丁韋良者天津大學長查爾斯丁尼上海學校長非爾喀生以此中之翹楚而為中國之師資宜其信從者眾也其

他美人之從事教育者。或設小學。或開公會。或創藏書樓。其教化所及。如膠之投漆。如磁之引鐵。夫固未可厚非也。抑知其計深而慮遠者。大有不可不防者在耶。彼汲汲拓土者。逞其虎狼之欲。挾其鬼蜮之心。以臨我委靡不振之中國。何欲不遂。何求不得。而彼能得土地矣。未足得人民也。彼能得人民矣。未足得人心也。美人以一學校之效。欲收百戰之功。不亦重可懼哉。不亦重可慕哉。

俄日交涉情形說

何其統

時至今日俄日之猜忌日深矣。至中俄密約之說喧傳。而日人猜忌乃益甚。昔者俄使入謁高麗外部大臣。請領鎮海灣一隅地。外部尚未定從違。而俄人已將地擇定。然自東應三月上岸以來。俄國太平洋艦隊。以次叢集仁川。日人亦彙集征俄兵艦。多至銀貨一千三百萬圓。客有詢諸鳴劍子曰。敢問俄日將開戰。釁乎抑虛張聲勢。未必相見以戎衣乎。鳴劍子正告之曰。此言固未可驟決。然以僕測之。則戰事未必見。請目前何則。日之忌俄。忌俄之侵入東三省也。東三省被俄所割。則俄之勢力益大。調兵轉餉利便良多。其倭而瞰高麗。已如蒼掌握之中。而日人於亞細亞洲權力終不得一伸。故一聞中俄密約之言。即岌岌如不可終日。迨見其在高麗奮揚威武。而籌銀備戰。益復昕夕不敢稍休也。雖然。俄豈真欲與日人戰哉。今者中國虛弱。已甚矣。其於俄國。更畏之若虎狼矣。畏之甚。不得不俯首而聽其命。即密約未經訂立。或既立而不允盡諾。而東三省各地俄人曰。還則還之。俄人曰。取則取之。中國斷不敢張皇六師。與之抗拒。俄國何足畏。夫日而必先與之決戰。然後取東三省而有之。哉。客曰。子言是也。然我與子且設為逆應之詞。假使俄日果交兵。彼固日勝俄乎。抑

俄勝日乎。曰：日烏能勝俄。惟俄勝日耳。論運兵之路。日較俄為便。論用兵之費。日較俄為省。且日敗則增兵。益餉一策可達無窮運之勞。俄敗則欲增兵而海道迂迴。益餉而帑糧未時。購置事勢。似日人著著乎先。然惟先時為然耳。今則俄人既在東三省屯兵。以視自本國檄調而來。雖易迥別。而東三省雖屢遭兵事。菁華尚未甚耗竭。就地以善兵食。亦不致枵腹堪虞。以平日虎視眈眈之俄。而與振興未久之日人敵。直如以牛清豚耳。日人其能支恆乎哉。然則戰事真將成與。曰：未也。今者拳匪之亂。各國合而興。問罪師。俄與日皆在聯盟中。方將協力同心。謀我中國。中國之禍局未定。即各國之聯盟未解。而俄與日皆不待師外生枝。使竟因他事而有違言。即各國之與聯盟者。將羣起而致詰責。無論日不敢為戎首。即俄之激調兵。亦惟虛與委蛇耳。要之俄不得志於歐西。必將拓地於亞東。東三省俄必取之。日人觀俄方盛思執牛耳。以蒞亞州。則必忌俄。恐俄因而兵連禍結。借高麗為交戰之場。亦不過十年內事耳。若目前則猶非其時也。客遂唯唯稱是而退。

公法不足恃論

徐鑒

公法者所以和同萬國之具也。乎乎是乎。或疑其難。而使之合。而事而使之和。由違而使之順。皆賴萬國公法爲之。從中持旋也。蓋而國大強者。必不願遵守國大強者。亦必不能遵守。何則。天下萬國。無有不欲屈人以伸己者。己有所慕。即人有所恤。惟一繩以公法。則己欲逞強而凌弱。各國將羣起爲難。是以不得不恪守範圍。俯首而就之。然既自視己之權力足以懾伏各國。則且將廢盟誓。如秦始皇之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而後快。雖執公法以繩之。彼必不服。烏肯現現。仁心俯就而恪遵之耶。試觀公法首章云。舉自造物降衷。人之秉彝。其不自具。各有應享之權利。應行之責守。二者相輔而不能相離。否則無以成性。蓋義利相待。而化以成矣。是以各國之制義與不義。祇以人性爲準繩。人既皆同此性。即各有應守之義。應盡之分。無論貴賤律法。不得歧視。由是言之。當羅馬大一統之際。雖無公法名目。已隱然有一公法繫於人心。而何以東征西伐。殺戮頻仍。有不從其教者。即稱兵討之。往往殺人以萬計。至屋大維之世。虎視於歐亞非三大洲。發號施令。罔敢不遵。尊萬國公法中有是情理耶。亦以恃其聲氣。欺壓羣藩。如左氏所云。雖瘠情於豚上。其畏不死。

耳。至於過弱亦不能持公法以與大國抗。亦既民貧國瘠無力支持。雖理取其長而
彼既臨以雄強已即不得不退居於屏弱。即使告諸與國執公法以與之評論。而與
國亦皆畏大國之跋扈飛揚。誰肯代抱不平。以已不相干涉者。致成戎首。遠者不
論。論其近者如琉球之於日本。同在東瀛。耦居無猜已千百載。而日本竟毅然割滅
略不容情。安南一弱國耳。得其地不足以富。有其民不足以強。而法人初據其西。而
一隅既復。大逞干戈。陽托保護之名。陰懷吞滅之意。被之公法。有是理乎。琉球既莫
如彼。何安南更屏息不敢出一語。而美洲諸大國亦未聞其代為評論。斥日法之與
公法不符。是何故也。此以知公法之不足恃耳。

各國經營海軍日異月新說

唐才常

今天下一殺機之所伏也。天地之秘造化之精。至今日而盡洩。環球動力持挽焉。鼓造焉。而嘗出於人之不自知。故凡戰備之需攻守之具。無不出奇制勝於數十年以前。而精益求精益加密也。試觀兵艦由風帆變火輪。由明輪變鋼輪。由是而變為鐵甲。為快船。為帶甲快船。此船製之變也。其出沒轟擊者。有蚊子。有龜。水雷諸名。其機器由冷度而熱度。由熱度而蒸汽。行將舍汽而電馬。又由平置而豎置。由豎置而倒置。由單筒而雙筒。而三四五筒。此船製機器之屢變也。至火器則由前門。而螺膛。而後門。螺膛而後門。鋼鐵套配而鋼紅纏束。此火器之變也。砲質則由鐵而銅。由銅而鋼。由鋼而五金分割。又由範鑄而鑄鍊。而挖膛而挖筒。此砲質之變也。砲彈則由圓彈而開花。而橢圓。而尖圓。而尖圓錐。且自引火矣。且始而鉛者而鐵而鋼矣。此砲彈之變也。火藥則由藥末而包。由包而圓餅。而梭餅。而穴梭餅。行且求無烟無響矣。此火藥之變也。他如演砲射準之法。始用人力。繼用機輪。由是平輪。螺輪。汽輪。冷水壓力輪。此又演砲射準之法變也。而猶未已也。同一兵輪。有潛水之輪矣。同一兵艦。有碎兵之艦矣。毒炸之彈。有壓力。那藥彈矣。解製之彈。有淺藥彈矣。鋼鐵之砲。

變而為皮為紙矣。魚雷之艇變而為滅魚雷艇矣。凡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莫不愈變而愈巧愈巧而愈毒。故曰傷天地之和。干造物之忌。慘刻酷烈未有甚於今日之海軍也。然因時制宜時又無歷久而不變。則今所謂出奇制勝於數十年以前。安知他日不更有出奇制勝於今者乎。而却運未終。天地之機械不能盡私殺機。方伏造化之瑣瑣。亦且大開顧莽莽。羣雄卒不知駕五洲而上者為何人耶。

問方今外國版圖俄為最大兵力亦較強能言其略歟

何其純

跨歐亞兩洲之地。界北冰海而立國。進則鯨吞六合。退亦虎踞一隅。有長駕遠馭之謀。無顧此失彼之慮。俄羅斯國當今莫強之國也。歐洲除英吉利外。雖強盛如普法勢猶不敵。英即權力可以相抗。而三島建國。屬地不能統攝。散而不聚。分而不一。以視勢若長蛇。首尾呼應。殆未可同日語也。自大彼得嗣統以來。繼體之君世世皆以休兵養民為事。然深沈陰鷲。伺隙而動。囊括席捲之志。未嘗一日去懷。向者黑海之戰。敗於英法諸邦。不敢出君士但丁峽者數年。方謂西封之志不得逞也。乃比年以還。經營亞細亞諸部落。漸滅土耳其之羽翼。西扼波斯。南侵阿富汗。東抵中國之新疆。盡收教軍。基發諸回部。肆其鯨吞。貪得無厭。旋構西伯利亞鐵路於不冰海口。又因遼東之役。高麗內附。得修東三省之鐵路。直達滿洲。今則旅順大連灣諸險已據。東三省歸其掌中。俄於是駸駸乎有執亞細亞金權之勢。竊攻其釐字。亞歐羅巴者。面積二百九十萬五千方里。民人一億二百六十二萬七千名。口在亞細亞者。面積六百五十六萬四千方里。民人一千九百二十三萬四千名。口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為自來有國家者所未有。其兵力則駐於歐洲境內者七十九萬二千名。駐於亞洲

境內者七萬七千名。戰時前敵軍可增至二百萬名。後備軍可增至十三萬名。雖海軍不及英。而陸軍過之。近且在海參崴等處。普興學校。建造之費。多至盧布八萬九千枚。嗚呼。其處心積慮。豈能逆測乎哉。夫藏秦之吞併六國也。必使六國自相猜忌。自相攻擊。然後秦得乘其敝而伐之。今之俄。昔之秦也。故英與日盟。而俄忌英與德盟。而俄亦忌法。忘德仇。而俄疑法與英約。而俄更疑。蓋俄之心。惟有使各國互相猜嫌。而後可收漁人之利也。吾願今之為各國者。勿為俄人愚可也。

日本石倉具親伊藤博文合論

王廷棟

自來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臣以佐之而後可以創大業立大功撥亂反治尉爲中
興君子觀於明良會合一德交孚未嘗不歎天之篤生是人者良非偶然也日本最
近三島地三十年前將軍櫻井君同守府藩鎮跋扈橫害平民國家苦無倚久矣自
明治即位以來則予強鎮收回政權游歷各邦銳意變法耳目所逮萬化一新其得
以漸底富強與歐洲各國相抗衡者說者鮮不謂今皇英明於此收維新之效而不
知有豪傑不世出之臣相爲贊成輔理於其間也然則石倉具親與伊藤博文其事
其功固不可沒矣明治初年當具親爲總理外務大臣然當時幕府初開交涉各事無
從措手乃不辭勞瘁不避艱險親往歐洲各國求訪政要察情形期無舛誤爲他
國交誼時動謹示至矣其時伊藤博文已在各報談職不第通曉各國語言即各國
章程公法亦皆明瞭故日皇任之使佐石倉具親辦理交涉事務蓋若倉具親於外
國文字不甚明曉全賴伊藤博文協助於是同心協力同志共新利無不興弊無不
革舉數百年閉關自守上下苟安之積習一旦掃而空之新政所頒莫不實事求是
量入爲出與其和衷共濟戮力圖治雖遠之滿曹唐之唐杜尚亦不是過矣觀於石倉

其說止代高麗曰兵器也戰事也必不可久與外國交必以和為貴使人肝
腦塗地豈不可慘焉然仁者之言也其老成持重有如此言伊藤博文請開鐵路時
蓋廷皆阻挽之以為不便而乃聖執不屈毅然行之至今利國使民頌為美政非有
大識見大經濟總言之不能行行之亦未必效也雖然以二人之才略而不主於
明治之朝亦湮沒以終耳而今皇能識其賢而用之高其位而相之亦不可謂非英
主矣嗟乎中國與日本同洲而幅員之廣生齒之衆物產之饒無一不遠過日本乃
彼日強此日弱彼日富此日貧者何哉蓋由中國大臣畏難偷安不自振作以致此
耳其與岩倉具視伊藤博文何可同年語哉

中西農政異何攸

惲鳴韶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中國以農務爲政首惟泰西亦然特地隔中外俗限方隅未免樹植異宜精粗互別茲擬拾大凡畧與比較而知其同者有二異者有四今異而古同者有二同者何中國勤於灌溉耕耨而泰西亦有培壅真深之法此其一中國重於闢草開荒而泰西亦有招工墾地之令此其二中國農桑並重而泰西雖務亦藉此其三異者何中國專恃人力開墾無多而泰西則借機器以代手足之勞故能事半功倍地無遺利此其異一也中國田畝浸潤懸俟雨澤即有涸澤等語亦惟近水處利之泰西則水利遍修雖泉源遠遠仍有自來水以灌其禾遂故終年不南槁事無妨迤北華地偶值苦旱便至赤地千里者此此其異二也中國一切穀耘播種墨守成法罔知變通雖有相傳均田等良法皆畧不深究泰西則農務有社博覽有會故能深游土宜周知物性既有衆長之集始無因襲之報此其異三也中國自秦漢以來相沿以農爲賤田主奴隸馭之吏役魚肉視之而泰西有公司以振其乏農部以課其功徵賦雖苛而流亡鮮觀此其異四也至今異而古同者一曰士出於農泰西農學有專門其考核拔取一視名執無異出則負耒入則橫轡而家相並風

之景如繪焉一日兵寓於農春而盡人藉兵而法國復有農兵一隊有事則壯我千
城無警則守望閭里而周禮田賦之制隱合焉當事者誠能參互中外異同之故而
鈎稽之定為經制一律飭行復明農藝稼之風推足國裕民之用起今日貧弱之中
國而當強焉其在是哉其在是哉

中西刑律異同攷

申奎

故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養苗者去其害苗者而已。中國五刑之制。倡於蚩尤。修於皋陶。美備於周公。增損於呂刑。一篇秦踵申商之術。而李斯加厲焉。漢規蕭何之律。而張湯加厲焉。由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而明。率根於周禮大司寇一職。準其事以爲輕重也。泰西刑律。出自羅馬。立法嚴峻。苛於中國。厥後議院有鑒於斯。遂乃盡改舊弊。減省科條。然較諸大清律例。固不及其斟酌盡善也。中國上刑大辟。爲最

所以處大逆不道。而泰西無是也。中國下刑鞭撻。爲最。所以處頑獷不馴。而泰西無是也。殺人而分故誤。涉訟而辨唆誣。此中與西有相似者。中國罰以軍配。泰西尤以工役。此中與西有雖非而實似者。中國監禁。飲食出於公家。泰西監禁。工作兼以贖。此中與西有雖似而實非者。重罪則中國重於泰西。輕罪則泰西重於中國。中國之律。條例繁而弊生。泰西之律。大法簡而情實。此中與西利弊之分也。律師而聽其訊。取既不至有畸輕畸重之憂。監獄而求其潔清。又不至有犯疫犯癘之患。此中與西慎思之辨也。中國刑律。本諸周禮。而僅有其名。故三刺五聽。三赦八議。決獄者終無明慎之心。泰西刑律。近於周禮。而務求其實。故作一死後贖罪人錢。科罪者各有

等差之別則又中西得失之所關也若夫中外各國刑律當世論之者屢矣蒙亦不
復贅言以避勦說雷同之誚耳